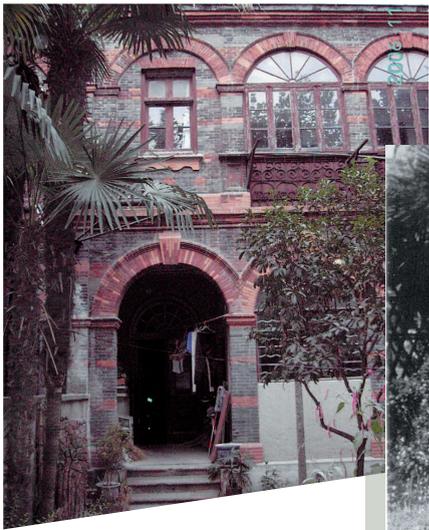


从丁悚想起陆澹安

◆ 吴南瑶



溧阳路老宅



▲ 陆澹安在老宅

1969年5月的上海，暖风和煦，春花烂漫。17日，丁悚给陆澹安复了一封信：“澹安吾兄：昨荷赐书，欣同晤面。……他日如荷僦临，竭当倒履相迎，藉倾积愆也。……弟悚 敬上”

一个“慕琴生涯”丁悚展，包罗万象，但依然未能尽展当年海上文艺圈的万千芳华。近日，在陆澹安文孙陆康先生的书桌上，日记、信札、照片一一展开……往事并不如烟，字字句句，清晰如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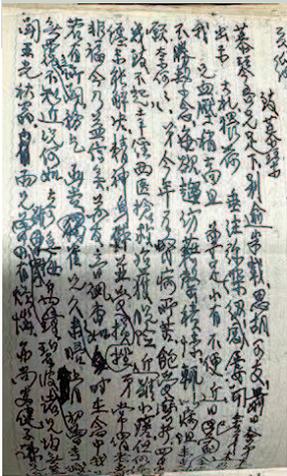
溧阳路藏札

从溧阳路1219号澹安公的居所到黄陂南路847弄天祥里的丁宅，先要从四川北路坐有轨电车到斜桥，再转一辆汽车。这段路程，对于已年过七旬，正经历着诸多人事变迁，心境身体都不佳的两位老人而言，已变得艰难。家中的私人电话都早已拆除，写信是老友间互通有无的重要联系。

一本牛皮纸面笔记本，水笔写就的蝇头小字，密密匝匝，是澹安公当年致亲朋的书信的草稿。1969年，5月15日，陆澹安致信丁慕琴，提及曾派遣“小孙”（陆康、陆大同）到丁府探望。17日，丁悚回信（即本文开头所录），答因为在澹安公来信中提到沈禹钟、徐碧波、胡亚光、平襟亚（秋翁）等诸多“同席旧友，正为私衷所念者，尤感高谊”。又因见陆大同长得非常像其父亲陆祖康，不禁想起当年陆祖康结婚时，作为长辈应邀参加喜宴，“醉饱而归”的情景，转眼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。

这年，澹安公饱受肾病的困扰，丁公则十八年前的肺结核复发，来势凶猛。所幸陆澹安的弟弟陆若严住在天祥里3号，是丁慕琴的邻居，曾受托帮丁公代领薪水，而陆康、陆大同两位孙辈，也时有上门探望，传达两边的情况。

10月10日。又三月未通音讯，但澹安公仍不时从弟弟陆若严、朋友陈子谦处问着老友的消息。这封信的调子尤为低沉忧伤，再次提及自己为肾病所累，只能“落寞居家，殊为苦闷”，另有一生挚友严独鹤孤独离世，“其家人遭厄命”，只通知了澹安公一人前往吊唁；又有“国贤（周瘦鹃）家属口述其噩耗”，明霞杳无音信也已过一年，老友凋零，



▲ 陆澹安致丁悚

“不胜今昔盛衰之感”。

10月21日，陆澹安又去信，他们惦念的老友，罹患肺癌的张静庐身体好转，同邀丁悚三日后与郑逸梅、胡亚光一起去陕西西路体育馆对面的美新酒家小酌。

遗憾的是，丁慕琴的这一封信不知所终，也再没有查到更多陆澹安写给丁公的去信底稿。

是年12月，丁悚离世。想象那个冬天，北风凛冽。

素年锦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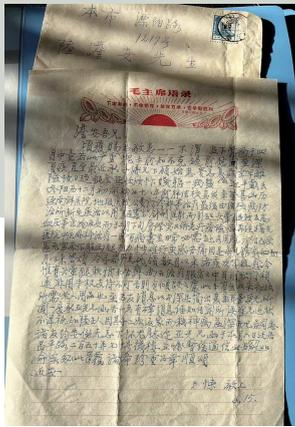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，都市文化人才集聚。丁悚与陆澹安是在何年何月、怎样的机缘下相识的，已不可考。但无可置疑的是，两人都曾是那段流金岁月中，长袖善舞的时代斜杠青年。

小宝曾在一篇名为《时髦文人陆澹安》的文章中写：“当年他的名片可以印上两页，身份复杂，差不多相当于当下的王中军加郭敬明加易中天。”小丁悚三岁的陆澹安在新风潮下，他和朱大可等创办《金钢钻报》，兼任哈瓦斯通讯社中文主笔。而丁悚沉迷于摄影的时候，陆澹安也被工业时代造就的影像魅力吸引。1924年秋，他辞去了私立中学的教职，加入了由上海大戏院经理曾焕堂创办的中华电影学校。同年，弟弟陆若严也在哥哥的介绍之下，出演了大中华百合影业公司出品的电影《人心》，饰厂主余守礼一角。而后，陆若严先在电影公司任职，做过置景师、美术师等工作，后来进了文史馆，多少也可以佐证那辈文人的多才多艺。

中华电影学校是全中国第一家电影专科学校，开在爱多亚路（今延安路）652号。陆澹安任教务主任之外负责编课，还有一众业内顶尖人士如严独鹤、洪深、陈寿荫、汪煦昌、卜万苍等分别教授影剧概论、电影原理、表演、电影摄影术、导



▲ 陆澹安八十登长城自作诗



▲ 丁悚致陆澹安



▲ 陆澹安自撰格言

演术等专业。尽管学校因人事、经济等诸种原因只开办了一期（9个月），但唯一一期毕业生中，就有16岁的胡瑞华，次年，她以胡蝶的名字出演了个人首部电影《战功》。1933年，胡蝶当选由《明星日报》发起公选的“电影皇后”，证书上华彩飞扬的评语就是陆澹安所撰：“盖闻彩凤衔来，云里颁蕊珠之榜；丹虬献出，河中呈碧玉之图。胜事既成，良辰斯遇，不有佳证，何伸雅怀？……”

年轻时的澹安公，瘦长的脸，戴金丝边的眼镜，斯斯文文，风度翩翩。心境情怀，犹如一泓秋水，始终纯净清凉。他小时候跟过老先生们学桐城派古文，曾参加“南社”“星社”等文学团体，并因此奠定了一生所好。但因二十世纪前后中国剧坛和社会正处于革新改良的剧变中，新旧思想并存之下，陆澹安深受影响，对都市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1923年陆澹安协助程小青主编《侦探世界》杂志，并连续发表系列侦探小说，其中所塑造的青年侦探李飞，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“书生意气”和热情洋溢的“少年心性”。这位博学多才的青年，平时是一家公司的普通职员，而每当有奇奇怪怪的案件发生，他就迅速变成大侦探，为周人排忧解难。如今想来，李飞身上多少也有着青年陆澹安自己的影子。生活中的陆澹安心细如发，且待人厚道，乐于助人，很有侠义之士的气概。郑逸梅曾说他“有智囊之称，朋友们遇到疑难不决之事，往往与之商酌”。



▲ 庚午中秋，吴天翁设宴于冠生园，出席者有程砚秋、黄玉麟、杨少楼、严独鹤（后排左二）、陆澹安（后排左一）、丁悚（后排左三）、周瘦鹃、余空我、孙雪泥等。

江南绅士

传统文人的生活情趣和涵养究竟是陆澹安的底色。

1926年，由英籍建筑师设计的“远东第一舞台”天蟾舞台开幕，南北名伶争相献艺，也奠定了上海逐渐成为戏曲文化中心的地位。海派京剧成了一种文化娱乐产业，“时髦文人”陆澹安很快也被吸引其中。那几年，他一手写着侦探小说，一手导演了黄玉麟主演的京剧《绿牡丹》《打渔杀家》等，真的是精力无限。黄玉麟，艺名绿牡丹，风姿秀丽，意念妖媚，十五六岁时便雏凤清声，吴昌硕曾为之题照：“散花送酒殊风格，坐着梅边认不真”，形容他演《天女散花》《宝蟾送酒》，和梅兰芳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陆澹安特别赞赏他表演自然人情，不矫揉造作之态。黄玉麟则以另一种方式“投桃报李”，跟着陆澹安学书法，读诗文。陆澹安甚至为他发起“绿社”，征集绿牡丹剧照，还组织了胡寄尘、袁寒云、朱大可、尤半狂、天台山农等一群文友来帮黄写戏评，汇编成了《绿牡丹集》。

1930年中秋节，为玉霜蓀主人程砚秋到上海接风，同时，送欧碧馆主黄玉麟去云南巡演，画家吴天翁在冠生园组了一个饭局，餐后，二十一人拍照留影，陆澹安、严独鹤、丁悚三人并立在第三排，出席者横跨文学、美术、戏曲界等。而黄玉麟的这次巡演，策划者也是陆澹安，他甚至全程陪同，与黄玉麟夫妇取道香港，演出之外，访友游历，前后足足有八个月。这是这次旅行，陆澹安结识了百宝丹（云南白药）的创制人曲焕章，而后，他便将这享誉云南的跌打神药介绍到了上海。

陆澹安诚心诚意“捧角”，可惜，一两年后，黄玉麟沾染了鸦片恶习，嗓音和扮相立刻衰败了。此后，陆澹安将兴趣又转回自己作为苏州人从小喜欢的评弹上。至于他将张恨水的《啼笑因缘》改编成长篇弹词并出版；又将秦瘦鸥的小说《秋海棠》改编成了弹词，女艺人范雪君因此中一曲《恨不相逢未嫁时》而红遍苏浙沪，成为了当时的弹词皇后；陆澹安又陆续创作了《满江红》《啼笑因缘续集》《安邦定国志》等十多部弹词剧本等轶事，则足可另写一篇。

同一时期，陆澹安为其丰富而充沛的人生又添了让人意外的一笔。1934年，41岁的陆澹安取得了江南学院法律系学士的文凭，他究竟是如何平衡自己的诸多兴趣，办学施教、作擘窠书，同时又能妥为安顿家私，生下了八个孩子的呢？在今日同样以勤奋著称的书法篆刻家陆康眼里，祖父对于时间的管理和掌握，几乎是个谜。

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前后，这十几年时间，未加入任何党羽、学社，甚至没有工作单位的陆澹安埋首笔耕，硕果累累。他晚年潜心于学术研究及文史著述，对金石文学、先秦诸子之说以及戏曲、传奇都有所研究。岁暮孤灯独坐，持一管小楷笔，自右而左，自上而下，足可聊遣长夜，享受专注于一个不为外界干扰的自洽天地的乐趣。他凭借一人之力，编就了《小说词语汇释》和《戏曲词语汇释》两部大词典。他喜考据，涉及金石碑版、文史戏曲，写了《隶释隶续补正》《汉碑通假异体例解》《古剧备检》《水浒研究》《说部厄言》等多种学术著作。

早年跟随祖父学习古文辞与书法，旅居澳门二十年后回归上海，陆康担负起整理祖父遗稿的重任：“虽然不无烦琐，但也近乎是一种享受。”展开澹安公的手稿，小楷俊秀，隶书飘逸，撇开其学术价值，就书法性上来看，也是可圈可点。陆康把祖父的各种手稿装裱起来，分别释读并题字，让原本杂乱陈旧的资料条理清晰，可赏可读，已陆续出版了包括《澹安日记》《澹安藏札》《庄子未议》《正始中学始末记》及上文提及的诸多学术著作共15本，这足足耗费了陆康先生又是近20年的光阴。而待整理出版的手稿尚有《吕氏春秋未议》《墨子异议》《列子未议》《武梁氏画像考释》《武梁氏画像》（双钩本）《古剧全目》《古剧备检》《左诂补正》《隶释补正》《隶释正读》《汉碑考》《百奇人传》以及评弹手稿《秋海棠》《九件衣》《金玉奴》，近二十部之多。

1980年3月27日，陆澹安在溧阳路家中，失足摔下楼梯，不治离世。生于1894年，明年是澹安公诞辰130周年。那样的时代，那样一位陆澹安，在同辈人中，鲜见能保存如此数量的拾遗之作，原稿手迹亟待开掘整理，他为海派都市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存留着充沛的例证，他怎能被忘记。

如今，陆家有后人依然住在溧阳路的花园老宅里，树木扶疏，犹待故人归。